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
第十六回 假天師顯術李家莊 走盤珠聚黨楊公廟

詩： 重義輕財偉丈夫，濟人恒濟急時無。
憑他屢屢生奸計，在我時時立坦途。
贈馬贈金情衣厚，全仁全義意尤都。
休言管鮑垂千古，孰謂於今無此徒。

原來這假天師姓賈，就是汴京人士。後生的時節，曾在龍虎山張真人那裡學些法術，因耐不得性子，後來被真人依舊打發回來。沒些生意過活，就盜取真人的名色，替那地方上人家專一除邪遣祟。凡是尋著他的，便有應驗，所以那汴京人個個曉得他的本事，便依他的姓上取個渾名，叫做假天師。說這劉鐵口，同了陳亥、江順來到他門首，只見一個小廝站在門前。劉鐵口問道：「你主人在家麼？」小廝回答道：「早晨已曾到東橋頭去，還未曾回來哩。」劉鐵口道：「這二位相公有一事特來接你主人的，你可指引到裡面去坐坐。我們工夫各自忙，就要回去趕個午市，不得奉陪了。」陳亥、江順道：「貴冗可以先往，我二人見了天師，完了正事，少不得要來奉謝。」劉鐵口道：「言重，言重！」隨即拱手而別。

他兩個等了好一會，天色將晚，方才得假天師回來。假天師見了兩個，連忙唱喏問道：「二位相公何來？」陳亥道：「我們承劉鐵口先生薦來，特請先生去除邪的。」假天師笑道：「除邪原是小子的本行，只是邪有幾種，不知二位相公要除的是那一種？請說個明白，然後待小子好打點法器回去。」陳亥道：「連我們也不知是甚麼邪祟，只因昨晚與妻公子同在杏花亭上乘涼，竟不回家，三人同在那裡睡了。及至天明，就不見了妻公子，隨即四下尋覓，並無一些影響。特到劉先生那裡卜問一卦，他說在西南上被那邪氣纏住，因此特來相請。」假天師道：「迷得人去的，卻是妖邪之類了，待我去看。」便喚小廝帶了法器，隨了陳亥、江順，一直來到杏花亭上。只見眾人連忙來說道：「陳相公，公子尋著了。」陳亥、江順道：「卻在那裡？」眾人道：「在前面李家莊間壁竹園裡。」陳亥、江順道：「緣何不接了回來？」眾人道：「還睡不醒在那裡。」江順道：「這決然著了個妖怪。」眾人道：「李家莊上人說，那竹園裡向來有兩個狐狸，時常變做美婦，出來迷人。我家公子決是被他著迷了。」假天師道：「我們一同到李家莊去。」

當下三人同到李家莊去，進了竹園，果見妻公子睡倒在地。陳亥上前把他扶起道：「公子，怎麼睡在這個所在？」妻公子把他看了兩眼，口中念了幾句神道話。眾人扶他到李家莊上坐了，那莊上人便去取了些滾湯。坐了一會，妻公子方才甦醒，把夜來月下見那婦人送他回來，兩個迷戀的話頭，571說了一遍。陳亥、江順道：「這樣說，果然是個妖怪了。」那些莊上人道：「我們這竹園裡，一向原有兩個狐狸，時常變作婦女模樣，出來迷人。我這裡莊上的人沒一個不被他迷過。多時要訪個有法術的人來，計較他一番，並不曾見一個。因此至今還耽擱在這裡。」陳亥道：「我們替你去請那個假天師，除了這兩個精怪如何？」眾莊上人歡喜道：「我們常聽得人說，有個甚麼假天師，會得拿妖捉怪。不知在那裡居住，可請得他來麼？」陳亥、江順指著假天師笑道：「這一位就是假天師。我們也聞得這個消息，特地請他來的。」莊上人道：「果然就是，這正是請也請他不來的。今日既到敝莊，難道干休罷了？決然要替我們把妖怪除一除去。」假天師滿口應承道：「使得。」陳亥便叫轎子先送妻公子回去。

那些莊上人聽他說個肯除妖怪，一齊問道：「天師，還是要用什麼法器？」假天師道：「法器我們都帶得有在這裡。只要向東北方上搭起三尺高一座台來，再取潔淨楊柳枝一束，淨水一瓶，管取立時間便把那精怪拿到。」眾莊上人道：「終不然是這樣容易的。我們前者沒要緊到城裡去請一個先生遣一遣，被他起發了無數東西，端的又遣不去。原來天師只要得楊枝淨水，就可拿到妖怪，這等也是個真手段。」一齊歡歡喜喜走到竹園裡來。不多時台已搭完。假天師走上台去，取出法器，一隻手捻著玄武訣，一隻手執著七星劍，口中念動真言咒語，向西南角上噴一口法水。猛可的竹林裡晰晰颯颯起了一陣陰風。眾人吃驚道：「妖怪來了，妖怪來了！」假天師等待這陣風頭過去，連把符燒了三道，又把咒來念了一遍，將劍向東北角上一指，只見半空中「撲」的甩下兩條白雪雪的東西來。眾人趕上前去一看，卻是死的兩個玉面狐狸。有詩為證：

孽畜成精屢害人，李家莊上久為鄰。
千般變幻妖嬈態，百計裝成窈窕身。
頃刻從教輸意氣，須臾必欲耗精神。
天師雖假法不假，似雪雙亡現本真。

一齊把舌頭亂伸道：「好法術，好法術！這兩個妖精作怪多年，今日結果在這天師手裡。且請天師到敝莊去，待我眾人打點些薄禮相謝。」陳亥、江順道：「這是我們請來的，如何要你們眾人相謝！」眾莊上人道：「二位相公，這是替我們一方人除害，怎麼說這句話。」一面扯扯拽拽，只得又轉到莊上去。眾人把酒饕餮治將來，大家飲了一會，酒至將闌，又送出三兩銀子與假天師。假天師不好便收，陳亥、江順也難好教他不要收，推遜多時，假天師只得笑納了。三人遂作別起身，同進了城。假天師便要分路回去，陳亥、江順再三留到妻府去，假天師堅執推辭，陳亥、江順遂與分路。

兩個恰正回到妻府，只見門樓外歇著兩乘轎子，便去問那管門的。卻是俞公子與林二官人，因知昨夜事情，兩下齊來探望。只得站在門樓外等了一會，直待送客出來，方才進去。見了妻公子，便問道：「公子可無事麼？」妻公子道：「只是精神有些倦怠。」陳亥取笑道：「這是昨夜忒風流過度了些。」妻公子道：「可拿得些甚麼妖怪？」陳亥、江順道：「卻是兩個玉面狐狸。」妻公子道：「好，好，也替地方人除了害。如今假天師在那裡？」陳亥道：「李家莊上謝他三兩銀子，先回去了。」妻公子道：「這應該留他回來，我這裡還要謝他。」陳亥道：「我們同進城來，苦苦相留，他十分推卻，只得任他去了。公子若有這個意思，明日著人送些禮去謝他便了。」妻公子道：「言之有理。」便吩咐灑掃西廊下書房，與江順宿歇，把他的馬匹，帶到後槽去喂草料。

次日，江順起來，便要作別回去。妻公子那裡肯放，只得一連又住了十多個日子。一日，正在堂前與妻公子告別，忽見門上人進來說道：「外面有個報夏方信息的要見。」遂又站住了腳。妻公子便教快請進來。那人進見妻公子，倒身便揖。妻公子問道：「足下可曉得夏方的信息麼？」那人道：「小子曾與他認識，半月前他被荊州一個流棍叫做甚麼『走盤珠』的撞見，衣囊物件盡皆劫去。如今來又來不得，去又去不成，現住在楊公廟裡。」妻公子道：「我常聞得他說，荊州有個甚麼『走盤珠』，原是他的對頭，今日敢是冤家相遇了。」江順道：「楊公廟不知在那個所在，此去有多少路程？」那人道：「出西門去，離城約有五十里地面。」江順道：「待我去看一看來。」陳亥道：「江兄，若果是夏方，決要同他轉來。」江順一邊走，一邊答應道：「自然，自然。」走出大門，把馬帶將過來，一腳跨上，隨手揚鞭，騰雲而去。

不滿兩個時辰，就到楊公廟了。連忙下馬，走進廟門一看，卻是冷清清的古廟，四下牆垣壁落，盡皆攤塌。中間神像也是東倒西歪，香煙並無一些，哪裡見個人影。江順暗忖道：「這決不是那報信人的弔謊，莫非他知我來的消息，先避到那裡去了。」正待走轉身來，只聽得神櫃內有呻吟之聲，江順偷睛瞧了一瞧，卻見一人睡在那裡。江順便問道：「你就是夏方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就是夏方，你敢是『走盤珠』的羽翼麼？」江順笑道：「你果是夏方，可還認得我江順否？」夏方道：「江順原是我相知朋友，他三年前已曾往延安府去，至今未回。難道你就是江兄？如何知我在此？」江順道：「你且出來，認我一認，便知端的。」夏方便慢慢哼嚀向神櫃裡鑽將出來。見了江順，仔細一看，兩眼汪汪便說道：「江兄，我今番落魄得緊了。這幾年你曉得我的行徑麼？」江順道：「我聽人說將起來，都是你自取之禍。」夏方道：「這句話是甚麼人講的？」江順道：「是妻公子對我說的。」夏方道：「他還說我些甚麼短處？」江順道：「他說兩年前騎了他一匹青驄馬去，賣了二千兩銀。去了一向，端然弄得個沒下梢回來，又虧他收

留了你。兩個月前突然間又拿了陳亥的許多衣物走了出來。當初是我不合把你薦將進去，只指望做個久長相處，今朝做得這樣不尷不尬，教我體面何存？」夏方道：「江兄，我也曉得別人家東西，欺心來的，到底不得受用。只是一時短見，誰想有這個日子。」江順道：「你如今懊悔也是遲了。卻有一說，依他失單，開上許多物件，難道俱是沒有的？」夏方道：「江兄，一言難盡。起初青驄馬一事不必言矣。如今我又承婁公子收留，並無關句說及前情，此莫大之恩，今生無可報答。只是陳亥同在書房，體面上卻像相知，時常有些侮我之意。及至端陽，同往鳳坡湖看鬥龍舟，不想俞公子招他下船飲酒，他不肯去，我好歹勸他，既承俞公子相招，決用領情的。他就怪我起來，出言無狀。後其間端被俞公子扯下船去了，只剩得我一個，帶了小廝回來。心中其實忿他不過，便呆著主意，只望拿了那些東西到別州外府去，變賣些銀子，做個資生之本。誰知冤家路窄。來到這楊公廟裡，劈頭撞著荊州府一個回子的光棍，名喚沙亨爾，綽號走盤珠，與我有些夙忿，糾合幾個賊伴，把那些衣囊物件盡行打劫，剛剛留得這條窮性命，還不知死活何如。」江順道：「看你這等一個模樣，終不然在這冷廟中過得日子。如今待我依舊送你到婁公子府中，他那裡還畢竟是養人之處。」夏方道：「江兄所言，甚是有理。只因我做了這兩件歹事，何顏再見江東父老？」江順道：「你既不肯轉去，必須尋個長便才好。你的主意，還要到何處安身？」夏方道：「我在這裡決然安身不牢，不如仍舊到湖廣紫石灘蓮花寺去，尋我孩兒夏虎過幾個日子吧。」江順道：「此去湖廣路程遙遠，非一日二日可以到得。腰邊並無分文，這等形狀，如何去得？」夏方見江順說了這番，流淚如雨道：「這也說不得，事到其間，情極無奈，那顧得羞恥兩字，一路上只是求乞便了。」江順道：「我你都是衣冠中人，須要循乎天理，聽其自然。寧可使那貧窘來迫我，安可自去逼貧窘，還說這樣沒志氣的話兒。也罷，我也不好勸你回去，幸得我今日正要到一个所在，身邊帶得有三四兩零碎盤纏銀子，你可拿去。千萬再不要在這裡耽延，明早速速起身去。」夏方道：「江兄既有這段美情，正是起死回生。我做兄弟的，無可補救。」江順笑道：「三四兩銀子，哪裡不結識個人，況爾我原是舊相知，何必計論。」遂向袖中把銀子摸將出來，雙手遞與夏方。夏方接了道：「江兄，銀子接了你的，只是我這個模樣，不知幾時才捱得到那個所在。」江順暗想道：「正是，倘到前途去，行走不便，萬一有個不測，卻怎麼好？」又向夏方道：「我乘著一匹馬在此，一發送與你乘去。」夏方便歡天喜地道：「難得江兄這等厚情，與我銀子，又與我馬，今生騎了江兄的馬，來生決要做一馬償還江兄恩債。」江順道：「朋友有通財之義，何須掛齒。天色已晚，我還要進城，你可隨我到外面，把馬交付與你，我好回去。」夏方隨他走出廟門，看了那匹馬，仔細相個不了。江順道：「這馬雖然比不得二千兩的青驄，也將就走得幾步，只是一路上草料要當心些。」夏方答應道：「這個是我自己事，曉得，曉得。」便把韁繩帶在手裡，兩下拱手而別。詩云：

不義得來不義失，棲遲冷廟生難必。

多虧銀馬並周全，千里尋兒獲安逸。

說這婁公子與陳亥等到一更時分，還不見江順回來，正在那裡說印，只見門上人進來說道：「江相公回來了。」陳亥道：「同了甚麼人來？」門上人道：「只有江相公一個。」婁公子便著家裡提燈出來引導。江順進到中堂，婁公子問道：「江兄回來了，可曾見得夏方麼？」江順道：「不要說起，一發落托得緊在那裡。」婁公子道：「怎麼不與他同來？」江順道：「小弟再三勸他，他再四推卻。說道：『縱然公子寬洪大度，有何嘴臉再去相見。』」陳亥道：「這樣說，他還有些硬氣。」婁公子道：「他既不肯轉來，畢竟要到何處安身？」江順道：「他說有個孩兒，名喚夏虎，現在湖廣道紫石灘蓮花寺裡。他的意思，如今要投奔那裡去。」婁公子道：「他又錯了主意。我這裡到湖廣也有無數路程，終不然赤手可以去得麼？」江順道：「不瞞公子說，小弟見他十分狼狽，身邊帶得幾兩銀子，盡數與他做了盤纏。」陳亥道：「世間有你這樣的好人，見了這個賊朋友，還肯把銀子結識他！」婁公子道：「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，這也是江兄看舊相處面上。」看看到了二鼓，江順道：「小弟行了這一日，身子有些困倦，意欲去睡。」婁公子道：「先請穩便。」遂著家僮，吩咐管槽的把江相公的馬好喂草料。家僮回道：「江相公並不曾騎馬轉來。」江順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小弟的馬，也與夏方去了。」陳亥道：「莫非又被他騙去的？」江順道：「這是小弟憐他一路上行走不便，特地把他騎去的。」婁公子道：「這個又是江兄，若是小弟，決然不肯。」江順作別，先進書房睡了，婁公子與陳亥又在堂前坐了一會，方才進去。

次日，江順起來，便與婁公子作別起身。婁公子道：「江兄此行還是到哪裡地方？」江順道：「小弟還要到延安府去走一遭。」婁公子道：「幾時再得相會？」江順道：「多只一年，少只半載，決有個聚首的日子。」陳亥道：「江兄的馬又與了夏方，把甚什麼乘去？」婁公子道：「正是。沒了馬，一路上怎好長行？快著家僮去喚那管槽的，廄中有可長行的馬帶一匹出來，送江相公去。」管槽的就帶了一匹馬出來，江順道：「小弟的馬倒送了別人去，如今又要公子轉贈，這就是受之不當了。」婁公子道：「說哪裡話，江兄到從直乘了去，小弟就好放心。」江順便倒身唱喏，深深致謝，遂作別出門。婁公子與陳亥同送到門樓外，江順就上了馬，帶住韁繩，又與婁公子說幾句話，方才加鞭前去。詩曰：

良馬將來贈故知，臨行復將友相姿。